



畢竟已逝去

BI JING YI SHI QU

◎ 杨道威 著

一个刚烈不阿，一个贪婪无厌，一个坚贞善良，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大变动前夕，
在一个由古典安宁向动荡不安过渡的西部小村庄，三个同样失去丈夫的女人，又会有怎
样不同的命运……

一部历十数年打磨的乡土小说杰作 / 一部民国西部农村生活的
缩影胶卷 / 一部传统社会女性权利斗争的信史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毕竟已逝去 / 杨道威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468-0512-2

I. ①毕…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11064号

毕竟已逝去

杨道威 著
责任编辑: 王森林
封面设计: 马 旻
版式设计: 蔡志文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 dhwy@duzhe.cn

本社博客 (新浪): <http://blog.sina.com.cn/dunhuangwy>

本社微博 (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084 (编辑部) 0931-8773235 (发行部)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 字数 300 千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978-7-5468-0512-2

定价: 39.9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自序

十年前一个三月的晚上，那天，我和一帮朋友小聚。

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心里突然感觉到特别的压抑，立马就有一种要哭的感觉，那晚，虽然我没有喝多少酒，但却觉得醉了。

回到家里，进门的时候，竟然把我特喜欢的景德镇象牙瓷春夏秋冬四只花瓶的春瓶打落在地，可是奇怪的是，虽然落在铺了瓷砖的地上，那瓶竟没有碎成片，仅仅破了一些。

第二天早晨，六点多，弟弟打来电话，拉着哭腔说，奶奶昨晚去了！也就在半夜一点过一些。

……

哦，我一想，那个时候正是我进家门后象牙瓷瓶落地的时候！

难道是她老人家在以这样的形式给她的爱孙告别吗？

匆匆地驱车往老家赶去的时候，阴风瑟瑟，满眼凄凉。

离家有半里地的时候，按照规矩我便下了车，趴在地上，想起我那慈祥的奶奶对我的好，眼泪鼻涕就随着悲声一起来了，刚刚哭喊了一声，奶奶呀——就被等在那里的弟弟们一把拉了起来，马上对我说，哥你别哭了，今天的日子忌哭声，不能哭呀，要等到晚上七点以后才可以哭的。

我心里很难过，还是硬挺着哭了几声，以发泄自己实在难以忍受的悲痛之情，并且哭着说这是什么天理呀，人死了还不让哭？

此时，那天气阴沉沉的，翻着云团，刮着阴风，冷飕飕的给人一种十分压抑的感觉。

回到家，见了我的父辈们，看得出来，浑身挂着孝服的他们都在那里压抑着失去慈母的满心痛楚，眼睛里一个个地包含着悲伤的泪水，强颜正

常地默默地安排着那丧事上的一切。家里的人都听那阴阳先生的话，没有一个人痛哭。

晚上七点整，我们全家老小将近二十多口子，趴在奶奶的灵柩前，准备奶奶去世后的第一次哭祭的时候，岂知，那天空突然间响了一个炸雷，老天居然也开始流泪了。

于是，那哗哗的雨声和着我们这一群孝子孝孙的哭声在那天地间回荡！

我要说的是，那天的雨下了整整两个小时，平地里起了一寸的水！

我还要说的是，那是我们那个地方在那个季节里，在五十年里降过的一次最多的春雨！

我还要说的是，那是我们那个小山沟里活着的老人们听到的最早的春雷！

而那一切，仅仅就是为了一个八十八岁的老人离去！

哦，那一幕天人合一的情景，那一幕令人无法解释的巧合，那一幕可以称为感天动地的祭灵，过去的十年里，每时每刻都在我的眼前出现，都在我的心上驻停，都在我的脑海里萦绕，长久地叫我无法释怀，叫我在那夜深人静里深深地叩问我的灵魂。

哦，这便是十年后迫使我重新拿出并打开那已经尘封的往事的缘由！

写于2012年10月6日星期六

附录：

挽联一：

两人重担一人肩，五十载风霜雨雪，树起一脉，功在杨门，谁堪比？

一世惠恩百世泽，卅二岁水照青天，忠贞不二，德范后代，伊独名！

横批：遗爱千秋

挽联二：

问父问母，问兄问弟，谁知我奶今何往，独不闻伊慈语唤。

找里找外，找邻找亲，才晓祖母已驭鹤，何人慰孙渡童年。

横批：奶——奶——

引 子

猜故经

猜故经

我的故经叫你听

高高山上一盘碾子

人人过来不敢春（念川）起

——童谣

三个浑身赤裸的女人不出声地站在他的面前，他竭力地想要看清她们的脸，但无论他怎样地努力，都失败了。她们的脸都隐藏在不知从哪里飘来的浓雾之中，以至于他什么都看不清楚，于是，他的目光只有去仔细地审视她们那一丝不挂的或是丰满的或是瘦弱的或是小巧玲珑的躯体，试图从中找出她们之间的不同来。

就在他一眨眼的瞬间，那三个赤裸的女人原本洁净的躯体又都发生了变化。其中，那个小巧玲珑的女人的躯体上，不知被什么人画满了斑斑点点的颜色，尤其是那圆圆的像小馒头似的乳房上好像还在滴着稠黑的墨汁，圆圆的凹进去的肚脐上被点上了一片红色。往下看，他还看到了女人腿胯间也不知怎么着让谁给恶作剧似地画上了两撇胡须样的道道，只不过那颜色却是蓝色的，蓝得叫人心跳。

他正仔细地看，那裸体竟径直朝他迎面走来，那滴着墨汁的小乳房晃荡在他的面前，令他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下意识地用舌头舔了舔嘴唇，只觉得鼻腔里一阵一阵地喘粗气，他似乎有些难以把持自己了，猛地睁开双眼，却发现面前已变成了另外一个女人了，她的裸体上面没有被画上什么东西，那瘦弱的躯体上面，缀着两个硕大的乳房，在他的面前颤抖着，只是她的身体并不显得十分地光亮，明显地带着一种似乎是人为造成的晦色。

他忍不住挥了挥手，出奇的是他面前那赤裸的女人便就不见了，马上，眼前又出来了另外一个女人的裸体。

这个女人的身体显得十分地丰满，她的凹凸有致的躯体上散发着一一种白亮得



叫人心悸的光，虽然她并没有向他跟前移动，而是静静地站在离他有一步远的地方，但那一刻，他几乎嗅到了她身上散发出的女性特有的肉香。

只是，他面前女人圆圆的臀部、细细的腰肢和温润的胸脯构成的柔美的曲线，令任何正常的男人都禁不住垂涎，但这种心动的感觉在产生的瞬间便被随之而产生的一种圣洁的光所替代了。

他使劲地摇了摇头，但眼光还是不由自主地顺着那光滑白嫩的女人大腿看下去，突然，尘埃中，他看到了那双穿着鞋的尖尖小脚，他一下子就愣住了，他觉得那双鞋好眼熟，回头再往那女人的脸上看去，一团烟雾飘过，顿时，他就什么也看不清了，及至烟雾散去，才发觉自己仍然坐在小方桌前，刚才的一切不过是自己在不知不觉的瞌睡中所做的梦而已。

近来，或许是上了年纪精神不济的缘故，他一坐在自己那平素喜欢坐的小方桌前，便打起瞌睡来，一打瞌睡就常常做起白日梦。他知道今天自己又做了梦，便不由地自我解嘲地摇着头喃喃地说了一句：“老了，老了呀！”而后，使用那双青筋暴突的手哆嗦着翻开面前那个足有八开纸大小的，有点像自由夹一般的册子。

册子中间发黄的纸张，以及可以隐隐约约看清的蝇头毛笔字，使人一下子就能感觉到它年代的久远。

他伏在那册子上面，老半天才抬起头来，他似乎是被那册子中所记载或是描述的东西感动了，用有些哆嗦的双手揉了揉自己发酸发涩的眼睛，稍停，便又慢慢地合起那册子，很仔细地锁上两头的小骨头销子，用双手捧了那夹子，转身朝着正面的那张八仙桌前走去，他走过去把那夹子放在泛着袅袅青烟的铜香炉后面正中的地方，看着那生了绿锈的青铜香炉里已经燃完了一半的三支紫颜色的香，他微微地弯了弯腰，向后退了半步，这才慢慢地转过身来，重新坐回到原来坐的地方，转过了脸，那目光便又盯上了那个夹子。

用小学生用过的空墨水瓶垫起来的两支白颜色的蜡烛，一左一右吐着黄颜色的火焰，静静的烛光把那夹子上竖写着的一行字照得清清楚楚，那用毛笔书写的“金城杨氏宗谱第xx枝”的行楷字，已经没有光亮的色泽，但仍然很清晰，一点也不妨碍辨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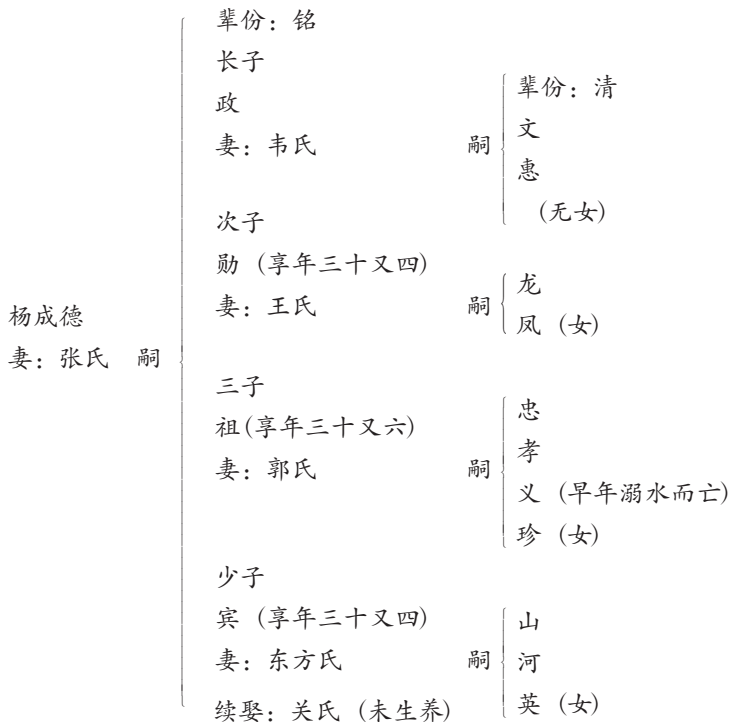
老人已经收回了自己的目光，那青筋暴起的手又伸向面前的一方石砚台，拿起那砚池边如今已不多见的墨锭，在已经加了水的那砚池里很有节奏地慢慢地研磨了起来。

显然，他是有些老了，布满皱纹的脸有些清瘦，两鬓的头发连发根都染上了白霜。

此刻的他显得极其庄重，而且面沉似水，那脸颊上不大不小的几块青黑色的

老年寿斑一动也不动，下巴颏上没有完全白透的胡子静静地翘着，只有那被深深浅浅的岁月刻就的纹路包围着的双眼，正专注地看着那小桌上的一页写了字的纸，一会儿眯缝起来，一会儿又慢慢地睁大，好像那页纸上有什么无穷的魔力一样，使得他出神。

这就是那张纸上写着的字。原文是毛笔用小楷字体写成的。如下图：



终于，他的眼睛从这张纸上移开了，他抬起头来，将目光在屋里扫视了一下，不知不觉中，他又想起了自己刚才做过的那个有点荒诞不经的梦来，嘴里便自言自语地用本地的土语咕哝道：“郭氏、王氏、关氏，这些个婆娘们啊！个个都是一本难念的经呀！”

他重新又拿过一张那白纸来，在起手的正中间写上了“郭氏传”三个正楷的毛笔字，然后，两眼紧紧地盯着那字，看着那字的墨汁慢慢地浸入到那白纸之中，他的思绪便陷入到更深的沉思之中去了……

是呀！他要开始为她们立传了。



淡青色的香烟在屋里弥漫着，发出一种特殊的是玫瑰，是香艾，是兰草，是松叶，还是檀香？总之是一种一下子也无法辨别的香味，那弥漫着曳动的烟气，使得整个屋里大白天都显得有些昏暗，即便如此，那斜对面中堂上的一幅字画仍然可以很清楚地辨认出来。

上联是：无情策事增中减

下联是：有味诗书苦后甜

中堂上配着一轴隶书的“寿而福”的字画。

那中堂上的三个大字写得洒脱而不落窠臼，颇有些汉隶的意蕴，但更多的却是揉入了今人的潇洒。当然，那对联是用行书抄录了古人现成的句子，可是却换去了其中的两个字，将原联中的岁月改为策事，对照眼下时移事易的现实，慢慢体味颇有深意。

而此刻，写了三个字沉思着似乎有些不知笔落何处的老人，回头看着这墙上的书画，骤然间灵感凭空里出现，他只觉得自己有一种特别的东西要吐露，要倾诉。

他的脑海里，一下子就涌上了他和她们的一切。

烟云变幻，已经是四十多年过去了。

第一章

月亮月亮光光
猫儿跳着缸上
缸跌倒了
猫儿跑了

——童谣

1

民国三十七年九月上旬的一天。

黄昏。

已经是掌灯时分，偏僻的碱滩沟走进了一高一矮两个行色匆匆的中年男人。

灰暗的天光中看不清楚他们的面孔，但可以看见他们肩上背着褡裢。就凭这一点基本上可以断定他们是走长路的旅人或是做买卖的生意人。

两个人在进沟的口上，靠近路边的一家住户的土院墙外面，略微犹豫了一下，或者是两个人合计了一下什么，才一起向那拱形的土门走了进去。

那个拱形的土门，在大路旁边，朝大路方向开着，是在黄土筑成的足有尺六七厚的墙上，用铁锨或是别的什么东西削成的，没有装门。就在他们进了那土门，有些胆怯地四下打量的时候，猛然间，从黑暗中跳出一只个头很大的黑狗来，一阵狂疾的连扑带扯，硬是生生地将这一高一矮两个陌生人给逼出了大门，而且，那黑狗还丝毫不知退让地向他们一步一步地紧逼。

凭着习惯，矮个儿男人腰一弯做出一种拾东西要打狗的架势，岂知，那狗并不惧怕，就在他弯腰的瞬间，已经敏捷地跑着跳了过来，眼看着就要扑上弯着腰的矮个儿男人，院子里传出一个男人简短有力的呵斥声，那跃起在半空中的黑狗，便很听话，一下子生生地折转到一旁的空地上，反而把一边的那高个子男人吓得给出了一声冷汗。

那黑狗听了主人的命令，睁着亮眼，似乎还不肯罢休地在那里发着狠，不依不饶地嘴里呜呜地叫着，似乎还要准备着再一次地扑上去，又好像在那里释放着自



己的余威。

挡狗的人，在暮色中可以看出是一个老人。

他看着面前这两个被自己的黑狗给吓得有点不知所措的陌生人，不冷不热地问了一句：“亲戚是哪里的？怎就面生地很！”

高个子男人摸了一下自己的后脑勺，急忙上前搭话说：“姑舅大，我们是条城人，从城里回家路过，想打问一下，这是不是碱滩沟？我们给你们带个信，要找一下杨铭政家的门！”

一听这口音，老人便知道对方没有扯谎，便又问道：“你们黑灯瞎火地找人家着，是不是有啥事呢吗？”

这时，惊魂已定的那个矮个子男人接上了话，他说道：“是有个要紧事哩。他的兄弟杨铭祖前天缓下了（指人死了），杨嫂子让我们兄弟两个给她的阿伯子哥带个信，说她这两天要把亡人发引（拉运）来哩呀！”

老人一听这话，哦了一下，半晌再没有吭声，似乎有点难以接受突然听到的事实，略微停了一下，他才回过神来，便用手指了指沟里的一处院落，让他们自己去找，然后，则领了那条大黑狗一句话也不说地又折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了。

条城人自然不知道，他们刚才碰到的这位老人是这个沟里辈分最高的孤老头子杨继新，沟里的大部分人都叫他继新爷。

杨铭政的家里。

因为来了客人，嫌那清油灯盏光线太暗，主人杨铭政便让长子杨清文，取出那留着逢年过节时才可以使用的羊油蜡烛点燃了，那屋里便显得亮堂多了。

杨铭政阴沉着脸，压抑着自己满心的酸楚，听着两个吃饱喝足了的条城人在述说着自己的弟弟杨铭祖最后的时光，最后的遗言。然而，此时此刻的他心里却盘算着该如何来发引（埋葬）自己的弟弟和往哪里发引等问题。

一想到这个问题，杨铭政的脑子里自然地又冒出自己的弟弟杨铭祖已被过继给尢爹杨成功的事实，还有尢爹的那块属于他们家族的风水宝地——窝子地的归属，等等。

终于，他有点耐不住性子了，吩咐自己的老婆韦氏在厢房里儿子杨清文和杨清惠的炕上，给两个条城人加铺了被褥，很客气地打发热心的他们去休息了。

而后，他喊来了大儿子杨清文，让他赶紧去请本族的族长杨成名，说是有事相商，叫他无论如何都得来上一趟。这事他得先给族长杨成名打个招呼。因为杨铭政知道，在弟弟的丧事上还非得用杨成名不可，譬如弟弟往哪里葬，能不能进祖坟，进哪里的祖坟，都要由他这个族长定夺。再简单的一些，譬如择个日子，掐个进门或是下葬时辰之类的事情也要由他来给看看，另外，如果杨成名在



已经是掌灯时分，偏僻的碱滩沟走进了一高一矮两个行色匆匆的中年男人。



弟弟的丧事上走动的话，他们在沟里的乡邻们面前面上也要好看一些。

杨清文答应了，一句话没有说就出门走了。

杨铭政又使了孕儿子杨清惠到小房里自己的孕兄弟杨铭宾那里，叫他给他孕爹孕妈通个信，也好叫他们两口子的思想上早早地有所准备。

当然，杨铭政心里十分清楚，弟弟杨铭祖去世这件事，无论如何暂时还得要保密一点，他还要防备着点弟弟家的那个帮工田滕。

杨铭宾的家。

这是一院主宅三间房坐西向东，南面有一间小屋，在小屋与主宅间有一间厨房，大门朝东开的宅子。隔壁是具有相同格局的二房家。

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他们同其他的乡民一样，此刻早已闭锁门户，那在地里劳累了一天的杨清山、杨清河和英姑娘都已经入睡了。

主人杨铭宾（因不怎么顺口，我们今后将书中的他们一律称为杨宾或者杨政等）和他的后婆子（即第二个老婆）关氏这时并没有入睡。

被鸦片烟麻醉得晕晕乎乎的杨宾，闭上了眼，怀里紧紧地搂着褪尽了衣裤只穿着衬鞋的关氏，嘴里像梦呓一般地心肝儿宝贝儿我的妈呀我的姑奶奶地嘟哝着，一边嘟哝，自己的那手则一边不太安分地抚摸着关氏的小乳房小肚皮，以及关氏穿了衬鞋的尖尖小脚。

就着烟灯使劲抽了一口鸦片烟的关氏终于给杨宾摸弄得受不了了，她不是很情愿地放下了手中的烟枪，那小手也顺便就在杨宾那没有多少净肉的胸脯上抚摸着，她的小手摸到了杨宾的小乳头，她咬了咬嘴唇，用食指和拇指轻轻地捻了捻。趁着杨宾不备，她抽出自己的小手，便向杨宾的裆里一把抓了下去，可是触碰到的却是一条湿漉漉冷冰冰软塌塌的没有任何生机的男根。关氏那心里窝着的火便就腾地一下子窜了上来，她一把甩开杨宾正在抚弄自己的大手，另一只手抡起来，在杨宾的脸上使劲地给了他一巴掌。

这一巴掌一下子就把杨宾给打愣了，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只听见“啪——啪——啪”的声音，凭空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一下子解救了困境中的杨宾。

他仔细谛听，确信有人在敲他们的大门时，关氏便扯起了嗓子尖声喊道：“清山——清山！你个驴日的娃，睡死了吗？也不看看是谁在敲门，这深更半夜的，有啥火烧眉毛的事哩啥？”而后，便又朝着那大门的方向喊道：“好了，好了，别再敲门了，再敲，那门就碎了！”

大门上的人立马就停了下来，接着便听到院子里有人应声去开门，听声音是清山。而后，听到清山和敲门的人在大门口的说话声，紧接着又听到了清山关门和重新开门的声音，不一会儿就听到清山的脚步来到了他们睡觉的正房的窗前，

接着听到他在那里轻轻地敲了敲窗棂，然后说道：“尢爹，刚才是我清惠哥过来，他说……”

隔着窗户，清山似乎有些犹豫不决地想说什么，又好像不知怎么说才好，所以干脆停了下来，似乎是在等着屋里尢爹允许似的。

“尢，有啥事你就说吧！你清惠哥他刚来时说了些啥？”杨宾欠起了身子，好像是在给外边的娃壮着胆似的，鼓励窗前的清山道。

“清惠哥他说，我三爹前天在城里缓下了（死了）！”清山的回答中已经带上了哭腔。

“啥？啥？尢你再再说一遍！”杨宾似乎有些不相信自己耳朵似的，又追问了一遍。

屋外的清山在重复着，屋内的关氏却在一旁阴阳怪气地发开了感慨：“唉——杨家又多了一门寡妇呀！”想到刚才杨宾在房事上那不中用的样子，关氏似乎是有感而发，又似乎是随口说出的，只听她在那里也不顾忌窗外站着的还没有回屋的清山，咬着牙发着狠地说道：“加上我这个活寡妇，你们杨家他妈的已经三个寡妇了呀！”

“瞧！你们杨家积的好德！”最后这句话她几乎是发着狠吐出来的。

杨宾也不搭理关氏的胡诌，赶紧隔了窗打发清山娃去早点休息，让他明天早上再听从安排。听娃离开了这里，杨宾便去回想三哥以前对自己的诸多好处来，随即，那哭声也就有了。

是夜，只有杨宾的隔壁，二哥杨勋家的寡妇二嫂王氏的家里很静很静，没有人来给她通报小叔子的死讯。

杨勋是杨政的大弟，杨宾的二哥，四年前因意外身故，他的媳妇王氏领着清龙清风两个娃娃现在家中守寡。

前几天，王氏曾经做了一个自己觉得非常不吉利的梦。梦中她见到自己满嘴好好牙，不知怎么着就一下子都掉光了，而且，那牙关好像很痛很痛。她当时便给生生地从睡梦中惊醒了，于是，心里便有了很大的不安。她不知道自己所做的这个噩梦，究竟是要应在谁的身上，只是，这两日没见有什么噩耗传来，她便想当然地认为那噩梦所预兆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这天晚上，劳作了一天的她觉得很累，于是早早就躺下了。

令她没有想到的是，一闭眼，她就梦见了自己那已经死去四年多的丈夫。这可是以前她从来都没有过的梦境。她十分兴奋，一见面就一个劲地埋怨他，说他都走到哪里去了，这么长的时间也不来看看她和娃娃们，并且很自然地梦见了她自己正和他在干那事。令她十分气恼和无法理解的是在她自己和丈夫干这事的整



个过程中，她的三叔子杨祖都自始至终地站在他们的旁边静静地看着而不置一词。她自己都有些奇怪，奇怪自己那一刻怎么就没有感觉到害羞。直到完事以后，她却突然看见他哥俩手挽着手，仰天大笑，而后离她而去。那笑声十分的响亮，以至于她都被那笑声惊醒了，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耳边似乎还有那笑声在隐隐地回荡。她这才知道是自己做了个春梦呀！那一刻，她便感到自己的内裤里有一片冰冷的湿。

这时候，王氏却无法预卜刚才自己所做的梦究竟是福还是祸了，她的心不由自主地就狂跳起来。

四天过去了。弟媳妇郭氏并没有像那两个条城人给杨政所说的那样，把杨祖的灵柩给发引回来。

一时，碱滩沟里所有知道杨祖已经死了的人们都在心里头犯嘀咕。

“莫不是这三寡妇郭氏中途变了心，把杨祖的尸体随便找了个地方一埋，自己领了娃娃又找个男人走了？”

“你别说，现在城里头啥事没有呀，郭氏的年龄也不大，模样儿也还看得过去，她能回到你这个背山沟里守那份活寡？”

于是，庄子上的干话台（当地人说闲话的地方）上，有人就开始发开了自己质疑郭氏是否回来的言论。

人心难测，妇人之心更难测呀！

信奉这句话的杨成名、杨政他们耐着性子等到了第五天的下午，见还是没有杨祖灵柩的影子，于是，决定第二天早上安排人和皮车（大马车），到城里头的盐场堡他们平常住的地方去找郭氏，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得郭氏他们母子没有回来，同时，顺便也就把三弟杨祖的骨殖接回来。

无论如何他们也要将杨祖安葬在碱滩沟。

2

就在碱滩沟的人们等得不耐烦而准备他们自己去城里接杨祖的灵柩时，郭氏——一个新寡的妇人，放弃了陪伴装在棺材中的丈夫，花了整整三天的功夫，亲自守候在那出城的大路口上，终于碰到了老家中的一个熟人——杨清枝。她花了两个白坨子（银元）雇上他卖完了蓬灰准备返老家的空大车，说定了管吃管喝来发引丈夫杨祖回碱滩沟老家，进祖坟安葬。

从这一点上来说，郭氏还是为自己和自己的丈夫感到欣慰。

真是天赐的大车呀！

她在默默庆幸自己的好运气的同时，也在暗暗庆幸自己的丈夫生前没有干下什么坏过良心的事，所以才会有此番天赐灵车。

坑坑洼洼土石相间的大路上，辘辘地走来了杨清枝赶的那匹黑色的骡子拉着的木轱辘灵车。

车厢里放着一口漆成红颜色的棺材，棺材的前面插着一杆引魂幡，那引魂幡上红绸的铭旌以及四周的小绸缎的挽带飘扬在棺材的头顶，似乎在导引着逝者的灵魂，随着车的走动，慢慢地行走。棺材两侧的空隙处，胡乱地插着几个不大精致的花圈，花圈的挽联带子随着那木轱辘车的颠簸，在清秋的风中摆动着，时而发出几声撕纸般的哗啦声，看不清上面写的字。

郭氏和自己的四个娃娃——清忠、清孝、清义，还有小珍珠就坐在车的空处。老大清忠的怀里紧紧地抱着父亲杨祖的灵位牌和一只大红公鸡。老二清孝手中提着一只竹篮，那里盛着满满一篮子的纸钱，随着车的走动，他不时地撒出去几个，又撒出去几个。

车子在驶过石洞寺附近阳坡里一段热闹的路面之后，并没有向南转向果果川的大道，而是一拐向北走向了东湾，不久穿出上东湾就进入了土龙川。对此车把式杨清枝的解释是走的路少一些。郭氏便没有再说什么，眼见得离家也就越来越近了。

郭氏不由地抬起眼睛，细细地打量起这熟悉的山川。

上一次出门去城里的时候，他们也是走的这一条路。

已经是深秋的天气了，到底是季节变换不饶人呀！

七月里收了庄稼，他们仅留了帮工的田塍给他们看门和做地，全家都进城给丈夫杨祖诊病，那时，满山遍野虽然说不上到处泛绿，可至少也还有点儿让人耐看的生机。可眼下呢？

仍然是那一望无际的黄土山，漫山遍野的蒿草，在深秋风霜的浸染下，变成不绿也不黄的颜色，脏兮兮地显得十分难看。路边不知道是谁家的青沙地，那糜子都已熟成金黄色的了，却还没有被收去，麻雀便成群结伙地在那糜地里飞起降落，似乎那里真成了它们的天地。

这偏僻的山川里，已没有多余的行人，夕阳已经落到山的那一边去了，周边没有人家，自然也就不见炊烟的升腾，只有一缕余晖静静地映照着满目枯槁的山川和大路上缓缓行走的灵车。偶尔，一两声饿狼的嚎叫被秋风从不远处送了过来，显得更是单调而又凄惨，令闻者顿生寒意。而那木轱辘车的车轱辘与车轴之间摩擦的声音，还有悬挂在车底的那有节奏的杠铃声，越发加重了坐在车上的郭氏满心的愁苦，一时间，她只觉得浑身都不舒服。



车子在驶过石洞寺附近阳坡里一段热闹的路面之后，并没有向南转向果果川的大道，而是一拐向北走向了东湾。

风又使劲地刮了起来。

从清孝手里撒出去的那几片黄色的纸钱落在地上，旋转着，汇合在一起，很快便又旋转着分开了，朝着它们各自选定的方向被那清风给收拾走了。

木轱辘灵车在萧瑟的秋天傍晚，走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慢了。车子已经到了土龙川的庄子上，有人在自家的前门上点起了火堆，也有人聚在一起在那里指指点点着他们的灵车。郭氏禁不住有点悲哀地看着身边的棺材，在心里默默地喊道：

“翻过岘就是碱滩沟了，杨祖呀！杨祖！我总算快要把你送到家了呀！你现在可知道吗？”

3

车子终于又一次地停了下来。

坐在车辕上的车把式杨清枝从车上跳了下来，对在车上有些诧异的郭氏说道：“三妈，骡子不使劲了，怕岘上过不去呀！”

说完，他回过头去，一手拉了缰绳，抖了一下，还没容郭氏说什么，另一只手里的鞭子一扬，啪地一声，那车子便脱离了大路驶进了路边的一片空地，停了下来。

郭氏还能说什么呢？

这杨清枝并不是自己家的佣人，只不过同在一个庄子上，赶排房是他们的远房侄子，按照习惯称郭氏为三妈罢了。

郭氏清楚地记得，这杨清枝以前在丈夫杨祖活着的时候，在他们面前说话做事都极是乖巧的。那嘴甜得像是抹了蜜一样，见了他们老是三爹长三妈短的，以至于杨祖活着的时候老喊他来家里帮个忙干点农活什么的。当然，也不是让他白帮忙，他们也时常接济个三升半合的粮食或者几块小钱当作酬劳。杨清枝自是乐得颠儿颠儿的，恨不得每次称呼杨祖和郭氏的时候，把前面的那个“三”字省略掉。但自从昨天郭氏在出城的路上拦下来他的车，说是雇上了他的车发引自己丈夫的时候，她就发现这杨清枝的行为变得有些不可理解了，而且给人感觉到跟前相比又一下子变得不近情理了。

其实，郭氏自己也知道那翻岘时所走的路不是很好走，如果车上坐的人下来了，那一头骡子拉一口棺材和一个死人，翻岘的问题也不是很大的，况且，还有他们几个人在后面跟着，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伸手推一把，但既然杨清枝已经这样说了出来，并且连她的意见都没有争取，直接就把灵车赶到这里来了，她又能怎么样呢？所以原本想说点什么，但话到嘴边她又给硬生生地咽了下去，最终还是